



子路問君

以敬宋初皇云氣局道際事神秀勃

免歌

甚細而
極淺亮

約言君子之脩而心汰嚴矣夫君子之脩無窮也約其脩則孰與
 一敬之居要哉今夫君子者脩道之名也道大而君子能脩之故
 人競驚乎其大而不得其精之所專注子路問君子其猶有驚之
 心也夫夫子為提其辭曰已純其功曰脩而凜其幾曰敬謂夫君
 子初何嘗異人也然決不肯以聖賢之已夷于衆庶之已則其提
 繕固有所獨完君子之脩非猶夫人也然常覺夫衆庶之已隣于
 賢聖之已則于我希更有所獨惕已有關而後有脩君子之已無
 關矣不知慎忽之潛相代者即成虧之互為因也我微游惰之意
 政於純白既恪之後彌見其分明而攝之安敢不密夫非崇累之

以君子
收住是
取此題

為備。即其能敬之是備也。已有疵而後有備。君子之已無疵矣。不知瑕類之不得。恭者固昏。逾之不得。樂者也。本真凝固之裏。政于琢磨淨盡之餘。自呈其恂慄。而解之不得。復繼夫不獨。頽畏之為敬。即其能備之是敬矣。凡備之事有借。而于已無借。何者。敬固已之神也。惺已之神。還已之故。張之不以意氣。鼓之不以才力。是謂至約。是謂守約之君子。比備之功有形。而敬備無形。何者。已寔敬之休也。立敬之。體藏敬之精。戒愆不以觀聞。謹凜不以措視。是謂至微。是謂知微之君子。蓋已之中。載真載妄。有君子之備。則獨挈其真以守。而不受夫侵蝕。備之法。有安有勉。得君子之敬。則不嫌于勉。為力而已。迨于自然。人盡有已也。奈何惰備而自失。君子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精言君子提己之惺。體而已。蓋能惺之為已也。不修之以敬。豈天下有已外之君子哉。且人有當念。可自認。而弛慮。即已虧者。已是也。故提一已。而神聖之精脉。縮是吾人之提。繕亦盡是。蓋於此。徵心。即於此。定品矣。子路問君子。意君子有旁而徹之。為量者。而子第攝之。當体有恆。而驚之。為大者。而子則凜以小心。曰修己以敬。蓋此一已也。不修。亦自完。密修之。反多滲漏。微危之際。嚴矣。而此一已之修也。離於敬。若補葺之已完。攝於敬。自虧負之立現。惺昧之發凜矣。曾是君子。而頽弛。然於微危之嚮乎。彼冥觀性情之會。何以一息繼。而病癢不靈。一息捺。而脉絡互激。是已有全神。還憑

論王

已之戒懼者。毓其神也。有惺惺自饒而已。曾是君子而不惕然於惺昧之閑乎。彼微矣湛寂之宇。何以忽自疎。而天性亦局於形色。一自巖而形骸已融為性命。是修有完脉。還依已之恂慄者。露其脉也。有廉廩密格而已。蓋常人有已。而常不自覺其有已。此不覺有已之念。正昏散之極而已。之潛受添也。君子唯時覺其為已。而提已在心。提心在已。則神有獨惺。常人有脩。而又常自覺其為脩。此自覺其脩之念。正媮怠之極。而脩之旋受虧也。君子惟不覺其為脩。而未修若缺。既修又若玷。則意無中撤。七尺並三才舍已。更無可以樹品寸心。續千聖舍敬。亦無可以提神。君子執由其約而格之。湯霍林云。首提揭君子有力量。後生清志。

○遠之則有

者也

湯霍林云。遠近彼此人所填實者。乃能用盡。望然要射人所刻意者。乃能遊。

徵民情於遠近。而識譽根焉。夫有望不厭。而譽固已蚤矣。要非有置譽之根者。可倖致乎。且王天下者。誠不患已之譽寡。而患民之過多。夫即一人之有譽。以徵飛姓之寡過。則譽亦何可少也。願有可顯之懿。已昭回于萬象之中。必有不可顯之真。以默激于衆心之內。君子惟本身徵民者如此。故吾說世世之天下。極言之。遠耶近耶。夫非均沐浴于王仁。而不能輸寫者耶。郊圻與寰海有分。而情性之共喻。則不系承流與望澤無系。而意象之各傾。又若微分。孰對之望。已有望矣。孰泯之厭。已不厭矣。蓋譽可知矣。何也。彼其所精流。意動者。是何脈絡。而謂無必泯之緘。彼其所淪。肌浹髓者。

因神不

是何人情而謂無頓然之籍皆我終譽之詩若為君子咏焉則豈
非以如此乎豈非以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乎蓋君子之天下原
即幽明先後之脈所環結而成而君子有譽之天下是即彌綸參
贊之餘所醞釀而出其在彼彼無惡也此耳不如此即惡根矣怨
望之心滋斯聖明之戴滅而孰誘此無情無識之遠近以影赫赫
之教其在此此無射也此而不如此即射根矣歎歎之心起斯雲
日之景衰而孰愚此有知有覺之遠近以振奕奕之望茫未有如
此而不譽者則豈未有不如此而蚤譽者乃知讚訟謳吟一一皆
聖神之寔際而不必謝其名然洋溢施及一一根夫煩之樸心而
又不得飾其寔洵君子之能寡過矣

○遠之則有望

合下節

宋明皇方只就本久描寫而一種逸之氣不向末左間刻口慧也

決君子之譽即其徹於遠近者也夫非遠近足譽君子也而君子
固自有譽則有望不歎豈偶然者哉且吾嘗懸想王天下者正不
必天下之譽也恐一涉於譽即非湯穆之象也試觀天地之不言
三王之不怨庸鬼神之嘿契而百世聖人之潛通亦安所得譽而
加之哉雖然譽固有有之者請就遠之處設一有譽之象夫孰於
草澤間想見天子之顏色靡不神傾者精神之所傾注山河不為
畫也遠若此其有望也遠之而譽存也更就近之處設一有譽之
象夫孰於几席間日被皇王之德澤愈覺心醉者精神之所躍舞
耳目覺一新也近若此其不厭也近之而譽在也蓋吾嘗上下千

百○載○取○無○惡○無○射○風○夜○終○譽○之○詩○一○再○讀○之○愈○恍○然○於○君○子○矣○愈
 恍○然○於○君○子○之○言○行○如○此○矣○法○則○如○此○矣○故○吾○所○謂○有○譽○政○不○必
 名○之○顯○也○然○令○無○一○人○歎○咏○之○而○有○譽○者○仍○在○彼○原○自○有○券○合○者
 耳○如○此○焉○故○耳○吾○所○謂○無○譽○亦○不○必○名○之○晦○也○然○令○無○一○人○不○讚
 嘆○之○而○無○譽○者○仍○在○彼○原○未○有○司○契○者○耳○不○如○此○焉○故○耳○不○如○此
 而○蚤○有○譽○也○誰○哉○夫○然○則○為○天○地○也○三○王○也○皆○譽○所○通○也○可○何○也
 天○地○無○可○閉○之○行○生○三○王○無○不○傳○之○化○理○也○夫○是○即○譽○徵○也○夫○然
 則○謂○鬼○神○也○百○世○聖○人○也○皆○譽○所○徵○也○可○何○也○鬼○神○有○不○泯○之○精
 華○百○世○聖○人○有○不○磨○之○神○理○也○夫○是○即○譽○徵○也○故○直○决○之○曰○有○譽
 於○天○下○蓋○猶○然○本○身○徵○民○之○說○而○有○望○不○屬○非○即○遠○近○之○窻○過○乎

○心之官則思

體○有○以○靈○用○者○而○識○其○大○矣○夫○莫○靈○於○思○而○心○之○官○唯○是○則○體○配
 大○於○心○哉○孟○子○曰○均○是○體○也○而○獨○於○其○中○超○物○而○擅○大○此○必○有○先
 於○物○以○毓○睿○觸○於○物○以○呈○靈○而○後○不○逐○物○而○備○之○去○此○必○非○耳○目
 之○能○矣○其○心○乎○耳○目○唯○不○思○故○有○一○官○祇○獲○一○官○之○用○而○心○不○然
 耳○目○唯○不○思○故○有○一○官○猶○未○得○一○官○之○理○而○心○又○不○然○蓋○心○之○官
 則○思○也○空○寂○者○為○宇○而○靈○機○正○於○此○這○倪○隱○躍○者○為○魄○而○天○君○正
 於○此○循○賤○當○心○之○漠○無○所○起○也○無○從○覓○思○之○神○也○忽○開○其○籥○而○緒
 若○引○絃○若○抽○有○恍○々○而○呈○者○是○一○腔○之○啟○閉○摠○屬○神○明○之○啓○閉○非
 復○物○焉○而○不○能○靈○者○矣○當○心○之○獨○有○所○注○也○無○從○識○思○之○變○也○忽

得脈得

一此幽

轉其鏡而緒更靈。絨更躍。有疊疊而來者。是寸樞之環轉。悉屬神明之環轉。非若滯焉而不能運者矣。有不域之思焉。幽渺不隔其精。寥廓不圍其量。非思之善游。而心之善運也。心固有以不曠為官者。而思乃於焉盡。變耳。有不出之思焉。易簡之外。無注精。日用之際。無無游想。又非思之善凝。而心之善守也。心固有以無越為官者。而思乃於焉潛神耳。然則莫窮於耳目之官。而心獨逸可也。目日給萬色。耳目給萬聲。而心則以惺寐者。先衆官而藏其朕。然則謂莫逸於耳目之官。而心獨勞又可也。目日視不辨一色。耳目視不辨一聲。而心則以環應者。合衆官而挈其衡。即有作睿之聖。不過司其心之籥。一有空念之狂而已。坐馳其心之權矣。是休莫

大於心也。送之者宜何如。

魏仲雲云。別口譚理。一涉名通。即作矜效。巖巖則以傲。黎之快口。似云。勉之微。色鮮而意象。漸如。

○ ○ 一人定國

証國決以定其機有自握也。蓋國之機不握之國也。此言定國者必歸之一人乎。傳以為此善言機也。蓋謂教國者恒不出其家。則以家之中自有一主張之人焉。而不分其主張之柄者。正自縮其運旋之神者也。吾即興仁興讓者觀之。而知徐佗果不在域中也。風俗有忽然而成。精神非無因而聚。感應之間。千古不爽也。寧一亦不在字內也。身處紛紛之中者。無權身立紛紛之外者。有權風草之妙。從來可據也。語有於國之定而直指其机者。曰一人定國。蓋一國皆為机使者也。定之神自不可圖。而一人改其為机者也。國之仗斷不兩搖。環而顧字下。是其毫不自主者也。而何以此日

君限德
籍調轉
机因

雅
點
跌
詞

挂句甚
味

之帖習。忽若有主。微窺之。稷清。而固有一人焉。默々莞楯。而範之。以必趨之。轍也。無主之民風。總攝於有主之王度矣。此其民風之樞紐矣。起而視寰區。是又其最無常者也。而何以此境之畫一。條若有常。遠觀之。潤嘿。而見有一人焉。脈々搏挽。而受之以必赴之途也。無常之習俗。統固於有常之律度矣。此其習俗之主宰矣。故齊輯之作用。不知幾煩張設。而此絕不及作用也。若提之以一人。而自不費張設者。蓋机絨造。而作用全收。一人完摯四境。而四境自還肖一人。有恍然可見者耳。一國之情態。不知如何紛囂。而此絕不慮情態也。若提之以一人。而更無有紛囂者。蓋樞机運。而情態畢轉。衆人不足以鎮衆人。而一人自足以鎮衆人。有宛然可思。

者耳。理不同。不足以鼓衆。我有仁讓。國亦有仁讓。此同原之性命。一人之收攝。完也。權不獨不足以使民。我主倡。國人主隨。此智運之神情。一人之轉移。特妙也。定國一語。其善言机乎。而机又人主所不自知者也。微乎微乎。動於無形。故曰先慎乎德。先慎者。慎其机者也。

宋明皇云定國空講末方足仁讓是此題正眼

一味自強元矣

融會
珠玉
潤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大夫之學問善用其敏者也。蓋人恃其敏則學與問廢矣。而何文子之好且下也。且今之衡品於有位者皆言事功而不言學問。不知天下無學問外之事功。所患於有位者正在托言經濟以自文其因陋耳。若文子足採焉。夫文子敏人也。唯敏者能融古以鑄今而六唯敏者多是今而非古。唯敏者能集愚以補智而六唯敏者多自智而愚人乃人用之以損其敏者。文子則用之以益其敏。人以其敏而傲衆人者。文子則以其敏而師衆人。吾見其好學矣。又不耻下問矣。學必假途於耳目。似為鈍者所借資。自有彼而慧性所鍾焉。若有此攻訐之一路也。唯不廢耳目則無人不可寄耳目。

彼下焉而問正其研討之淡心所力索而幸逢者夫且不勝其好而安所取也學必富形於名物似為暮者所寄境自有彼而靈心所結亦若有此博綜之一法也惟不厭名物則無人不可証名物其間及於下正其各求之積慮所未獲而偶遇者方且轉觸其好而又何恥也人孰無力學之時而唯出於敏者之為好斯為真好也何也聰明未始居神醒之後而功力反欲處庸愚之先是非有甚迫於衷者而津津若是乎人孰無下問之時而唯出於敏者之不恥乃真不恥也何也才識未始出高賢之下而延訪及不必據尋常之上是非有甚當於心者而抑抑如斯乎迄今追想其苦心其一猶如新之氣尚有映澈於詩書墳典之間者迄今潛慕其隱

神來

念其謙光下濟之衷尚有照耀於芻蕘工瞽之羣者以語於文豈虛哉

湯霍林云水到渠成月斜影散絕不見此手裏信是作家

○ ○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評衛大夫之誼而亦為學問中人焉夫學問之不可已也而父子雅能重之是烏可掩文子耶且夫學問之鑄人也久矣會其神者聖賢之精微不可再而得其餘者博雅之遺韻亦可風矧於吏治中而津津注於學問者哉由今族文子而其當日所許可者不知果何居第遙計其生平而歷想其韻致則似乎事功之徑固浚入焉而詩書墳典之林固亦不畧吐弃焉考信之資固神往焉而工馨芻蕘之詢固亦雅欲追蹤焉彼若謂資性固能過人而與衍猶不及古人如此則識甚陋即富有能若古人而日新猶未若今人如此則識亦甚陋夫是以固敏人也而貽其揆慮之皇皇似不

不移不
履之致

轉折

結尾

見為敏人也。至於偶有開陳，即謂學中不可無此。衆論而採取之，折節又復然。夫是以圍固不特敏人也，而就其研究之孜孜，亦正見為敏人也。至於遠有咨詢，即謂學中當復佐此未議，而參稽之，揖志又復然。吾每見縉紳之胄，偏受聰明之累，至挾以矜貴之色，而虛憍信甚。孰意文子之結想，翻於學問，有親嘗耶。亦每見倍士之胸，偏拘上下之格，至授以英捷之資，而師心倍甚。孰意文子之丰神，翻於學問，有洒落耶。即曰學問難言之矣，然而文子有文子之學，不可謂文子非好學中人。文子有文子之問，不可謂文子非下問中人。遐想當日之文之者，意亦足矣。

宋初皇云全以勸致動人翻，顧自美

○ ○ 壯而欲行之

為士之壯志，當無負其欲矣。蓋士固有志，寧能鬱鬱不試哉。則奈何負其欲也。孟子謂齊王曰：士人遇合，何常獨有方寸期許，可自信耳。願抱所欲而來，至拂所欲而去，即若不爱士乎。亦何不統士所欲以維之也。亦思夫人切而學者，何心耶。當其學，通數五百之昌期，歷歷自許，即鋒穎未試，而慷慨欲前，可無負其壯矣。當其學政舉百年之名世，隱隱自負，苟一日未爾，而熱腸幾結，正重念此壯矣。竊嘗撫而自憂曰：吾未遇王者耳。有王者作，彼且為湯武。吾且為伊周。當吾世而有局我，以功利者，吾不欲也。生平之翫，雖吐氣何期。幾為屈指壯年，而躍躍欲試者也。又嘗轉而自疑曰：夫天

以敬字
熟讀
考生也

龍川詞

淋漓滿
去留盡
英雄本
毛

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若且為堯舜。吾且為夔龍。倘今日而有期。我以管晏者。吾不欲也。意中之經綸。扼腕有日。幾為低細。壯志而勃勃欲吐者也。當其懸想此行。一室之盟心。預結它時之知己。即用我未知何人。而不敢謂千古之下無明良。即其徒抱此欲一堂之相對。信觸當年之懷想。苟見知非甚難期。而何敢謂一日之間無經濟。蓋少年之意氣。倍多激烈。故約結之日見短。而用行之日見長。所為對壯而還自矜者也。將何以謝此壯矣。得意之期。望更覺激昂。故局中之畧。後日抒之。而局外之籌。先時計之。所為對行而轉自許者也。將何以副此行矣。藉令果遂其欲耶。向來遙憶之居諸。不是有用之歲月。吾甚為壯幸也。假令負其欲耶。進不

能以獻奇。而退無以懔志。吾重為壯惜也。至曰舍學從我。無乃所欲者相刺謬乎。

宋羽皇云子與一生擔當一生期待都在此句此文善於繪局善於描情遂覺筆下肖歎

直述題
便得脈

○ ○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觀二帝所以仁天下得定机矣夫帥以仁從以仁堯舜通天下為一人矣初神矣哉且天下仁而已矣仁有定極而民無定趨吾獨屬定於一人者此非一人與兆人勢足相驅而一人之人與兆人之人機足相帥也昔堯舜不嘗帥以仁乎不嘗帥而民從之乎仁至堯舜而止矣天下今其脈而堯舜合其符君之也而帥之矣仁至堯舜之天下而著矣堯舜司其倡而天下執其和從君也而從帥矣長天下之善者仁也居天下之長者堯舜也性善之鼓舞不獨帥一家以仁而天下彙為一家也即百辭之從心不啻棹矣統天下之元者仁也主天下之統者堯舜也元氣之流通不第帥一

挽合定
國的是
元服

國以仁而天下合為一國也。即偃草之從風。不帝順矣。則天如堯。非獨為天也。堯之天心見。而四海之天心亦與之俱見。好生如舜。非自為生也。舜之生趣動。而萬邦之生趣亦與之交動。意者堯舜之天下。人人可教乎。有同根之仁。而人則人做。遂無不可也。意者堯舜之於天下。獨為能教乎。有同歸之仁。而人趨人赴。遂無不能也。堯舜鼓民之出机。而民不知。民游堯舜之入机。而堯舜不知。堯舜與民相忘於定機。而而不知。唐虞之天下。不大定於堯舜之一人哉。齊治君子。皆可以為堯舜矣。

湯霍林云。青清神劫去。金全。雨露天上醞醞矣。

堯舜只把束依个定。因様子。講中着一定。語不得。得元作。

子之武城

全

聖人欲廣道化而後屬意焉。信者為益道之當學。不獨武城然矣。聖人轉語二三子也。意淡哉。且學道非學治也。而學乃所以為治。故刑名說勝。則上下相適。法術說勝。則上下相猜。惟學道說勝。則上下相親。大道之行也。夫子欲見之天下。而每旁寄之吾徒。得獨信者而快矣。更得共信者而愈快矣。時子游奉教夫子。而以治武城之君子。小人。子觀風焉。而遠弦歌入耳也。為之神物。為之邑。動莞爾一咲。豈真謂武城不堪游。又而偃搯力漫試哉。乃偃儼然正對也。猶記學道愛人。子為君子言也。猶記學道易使子為小人言也。子昔枉之空言。偃今即措之實事。偃今已措之實事。而轉憶子。

至此
天花
隆美
於手

昔之非空言子言之偃是之偃言之子又是之即二三子安得不共是之偃信其是止一偃也二三子共信其是則人人偃也偃行其是止一武城也二三子各行其是則在武城也將大學之明親可復見於世而大道之為公豈云有志而未逮哉夫子驟而聞忽而喜卒而與二三子叮嚀也意淡哉二三子無戲視之也

湯霍林云意在華先神遊局外天趣鼓舞而顯皆躍然行文如空中傳響過耳不留物喜其靈爽

○子之武城

全

觀聖賢論治而以學道著焉蓋學道在天下則天下治在武城則武城治夫子之隱裏固可於戲言中想見耳嘗謂識大識小者道中之妙用不悲不喜者為道之淡心用惟恐不顯而心惟恐其或晦則夫子與子游固嘗從武城發之蓋子游之於夫子為習於學道者也朞月三年之蘊固聊分寄於吾徒而理身經世之術亦庶幾於不陋乃不意其僅以武城試也乃不意其更以弦歌徵也夫子驟聞之而喜可知也道固未始不行乎莞爾之笑所由來也夫子低徊而卒騷抑又可知也行固如斯而已乎割雞牛刀之喻所由來也而子游固心知夫子之為戲也而以為此中情事未

轉油控
盈可把

至此方
點出若
子以人
為手

易一二為人言也。而更以為學道之旨。其未忍晦也。而夫子固心
知子游之知其為戲也。而亦以為學道之旨。其未忍晦也。而更以
為偃之言不可不令二三子知也。夫既已君子矣。豈武城而不當
愛人者。夫既已小人矣。豈武城而不當易使者。昔言之有無窮之
願望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今憶之有無窮之悲感焉。言念及此。
直付之一戲云耳。向使天下盡如武城焉。其君子溢於德。而其小
人怡於情。其和平之音盈耳。而其詩書之傳不能。則安見小試之
非大行。而并季之不唐虞也。

湯霍林云。去却君子小人字面。只把聖賢一移為道。殊
心隱。插寫品之影為者。

彰明与
力字甚
思巧絕

著一則
字三跋
中便見
實主

○然則一明之不舉 恩焉

例恩之旁於用望王用也。夫有恩不用與無恩同矣。豈百姓為一
羽與。薪乎。孟子。齊宣曰。君心一天心也。豈患無恩。第患無用耳。
故明以察其情。力以致其決。然後恩不勝用焉。大用則為湯武。假
用則為相文。不用則為坐堂上之王而已矣。不忍如吾王。乃易禽
獸而難百姓乎。然則天下果真有不舉一羽。不見與薪者乎。非然
也。臣代王付度之。不舉非為無力也。力不用故也。不見非為無明
也。明不用故也。則百姓之不保。非為無恩也。恩不用故也。好生之
萌。亦動。即無用而未始無恩。而易生之物。旋消。則有恩而不必有
用。即云是心是王也。然用則足。不用亦未必足也。蕪之堂下者。圍

此頭注
印是三
昧

之堂下也。即云此心合王也。然用則合。不用亦未必合也。觸之一
牛者。盡之一牛也。王雖有所惡。未始不惡。此天根之自現也。王特
為息所用。而息非為王所用。王雖有不惡。未始不惡。此仁術之自
窮也。息從百姓見端。而百姓不從息見。保可保。不保。王負百姓矣。
可用不可。王負息矣。奈何抱湯武之心。及不及桓文之事。而僅以
齊之百姓等之一。而與薪也哉。臣日望王之用之也。

湯霍林云。引掖不作激語。名肖孟子口吻。

○ ○ 鄉也吾見

言字

聖言有妙於知。偏觀之言。知而愈見也。蓋舉錯不盡於智。乃偏指
之為言。知而舉錯之旨。益神矣。故知富執之言。不為問智發也。嘗
觀夫子論仁。智常言其分。獨舉錯之論。直問其合。故雖不竟於知。令
人轉思焉。而似為智。舉也。雖欲認為知。更令人獨會焉。而難以智
局也。倚也。彼固有妙於知者在也。夫舉道化在。無論夫子不直為
智言。遲。寔不直為知問也。乃何見而獨以問知。質子夏。豈謂夫子
偏言智哉。毋亦欲解歸之知。以見知之圓神。因獨歸之問智。而刺
言知之妙義耳。夫在與道之溷也。發於相詭。忽而以一定之流品。
付一定之衡鑒。非智也。果孰區之使。異在與直之時也。勢不相為。

如此意
印是六
觀破

此處找
出元矣

忽而以大公之私權成無私之鑪冶。非知也。又孰渾之使同。即偏謂在直之言為言知。亦無不可。雖然言誠可以盡知。而智寔不可以盡言也。舉世惟直在二途。至知者而晰焉。亦至知者而化焉。其晰者。睿體之所含。其化者。固非英明之所宰也。司世惟舉錯二柄。至知者而明焉。亦至知者而融焉。其明者。鑒空之所燭。而其融者。固非洞察之所收也。此不徒索言於知外。見聖人造統之神。即玩言於智中。亦見聖人曲成之旨矣。子夏聞之。恍然會舉直之大權。更喟喻夫化枉之微意也。富哉之言。豈為知發。孔要之舉錯。是知而不必屬知也。使直似非知。而不必非知也。不似括以智。不足見知之所該。不潛會之言。智不足見大智之所涵。夫遲子夏見智見

仁在夫子則一之矣。

宋明皇云是地每高人一著而筆後因秀

○ ○ 鄉也吾見

言乎

聖人不專言智唯悟者能解也夫舉措合而枉化聖言專為問智者發乎微子夏而遲終不解也且持世者莫病於以察察之明棄人尤莫患乎以優容之量誤人之自弃故朝廷貴有法外之權學者亦宜有言外之弊也即如舉錯合一夫子豈漫無意旨而猶待遲自悟之叅証之畧舉其偏而忘其全哉使遲問智而子曰舉可得直矣何以得枉使遲問智而子曰措可得枉矣何以化枉即使問智而子曰舉直錯枉不曰使枉者直則枉者直者何以並生而無害直者枉者何以互勸而相成而吾因穆然想見聖人之言矣其權主控別君子而化并以及小人清濁一分而後世所

行為故事者。出夫子之言。皆屬神化。其言使人貪顯榮之舉。其意使人認有生之直。彰瘴一決。而後上取明為日月者。入夫子之言。又成雨露。蓋司世之法。有舉不言錯。夫子之言。有措以成舉。夫入遊乾坤之大。猶時有栽培傾覆之憾。誦其說。而即使天地樂育。不勝吾搏挽之權。愛枉之心。有甚於愛直。使直之言。曲成其愛枉。夫入圓性習之偏。猶時有直生空生之異。聆其訓。而即使習氣吞毛。可擅為一治之鑄。假令其為問智發也。其一舉一措。使天下溷溷悠悠。而漫無昂蹇可矣。何以令交勸其間哉。微子夏而遲終不解也。

悼弱者其德清新者其姿恢宏者其度

一匡天下

能有功於天下者。而相桓所以相周也。蓋天下之弗正。天下所以弗有周也。曾謂一匡之功著。而仲止為桓相矣乎。夫子聞之意曰。自有天下以來。即有分誼以持之。分誼一日無歸。即天下一日無統。惟文武成政之規。渺而周召贊襄之功。亦湮天下幾至有不可言者。不意仲獨計之。淡也。於是借一桓以用天下。因不惜借一身以用桓。當其時。所秉者。若祇是一國之成也。而試思日以經畫者。何人之軌物。所維者。若不過一王之迹也。而試思托以挽回者。何如之鉅典。故世知齊得仲。而一時知有桓。不知天下得重千古庶幾。知有周桓得相。天下乃由王以之霸。不知相一桓天下且藉伯

一匡天
下四字
無一字
故空

以存王。宇宙漸不睹畫一之理。猶夏之變。似不可戡矣。孰是葵丘
一會。而宇宙之勢。一者不復。終者且復。一乎。天下一亂。於禮樂
征伐之各擅。而再理於為尊為攘之一人。是堂阜得釋。而天下始
一返其各正之常也。人心久不睹忠敬之忱。氓黎之習。似不可遏
矣。孰是仲父一尊。而人心之幾散者。可復聚。貳者不終攜手。天下
一壞於相徂相詐之習氣。而重放於崇信明義之一盟。是轡車既
謝。而天下乃一回其跛側之變。雖其輔弼之術。未嘗無條。縱合
離之互用。而要不敢顯。紊天下之名也。名之所趨。天下之可言。可
行者。握是已。不必力與。一世爭順逆之迹。而已顯。一其法守之紀。
雖其致主之業。未嘗無奇。變張弛之兩操。而要不敢潛輸。其莫踰

之分也。分之所存。天下之為寇為僂者。賴是已。不必力與。當年析
叛服之轍。而已直砥。夫在闡之流。故盟書載。而天下在於桓之信
所由在者。誰其力。迨會盟定。而天下在於桓之威。寔所以匡者。誰
其功。則亦唯是相之故已。而子故以仁少之乎。

其憲氣大顯。項羽登上帝。容非元品。亦易
諸此

○ ○ 一匡天下

伯佐功在天下相業光矣蓋為天下者注意相一匡之功仲實為之寧得以相桓少仁乎且從來英君詎辟之所理仁人任士之所圖凡以為此天下也第天下之盛也而統一迨其季也而統分至於挽不一以歸一則又不論統而論匡夫統失而繼以匡此其事之難更有倍焉者子茲以相桓為非仁抑以仲之相而僅以為桓也與哉仲之相桓以伯齊而僅以為齊也哉當時好青不懷於西土夷氛日甚於南陲天下不紛紛多故哉仲竊計以為可以敵天下者莫如齊而可以敵天下以安天下者又莫如桓於是乎起而匡之以天下者原一人獨持之天下而或繼繼而弛其據是有天

勢
少於取

崔白不
說然

陳發宏
謀

下者而委天下也。委則非正。於是乎控大扶小。就其委之一人者。還之一人。而守府之靈。遂赫然有拱壺之勢。此其持世之大力。為何如。以天下者。原中國自立之天下。而或踰垣而肆其奸。是無天下者。而窈天下也。窈則失常。於是乎內治外威。就其宰之中國者。歸之中國。而據昂之主。遂凜乎奠泰維之形。此其初世之偉伐。為何如。蓋遠古俊杰。失時絕不。恐置一世之銷沉。於度外。而坐失事机。故仲而生於此時之天下。是即天地之一大責成也。責成大而自負。不得獨小。遠古英雄舉事。更不欲釐已成之局面。於他人而苟且。目仍此時之天下。而有仲。是天地之一小開闢也。開闢小而幹理。自不得獨後。子試設身桓仲之間。而思其所際會者。何如時。

其亦經營者何如事。子試尋覽天下之大勢。而思仲未相齊之先。天下何如。仲既相齊之後。天下又何如。而後知仲之相非為桓也。為天下也。為天下也。非為齊也。借齊以為天下。其局大。而收天下。以為齊其事。奇夫。天下之與一身。其大小易辨也。為天下之與為身。其仁不仁。亦易知也。而仲肯以彼易哉。
黃夫父云。箭路塵法。圖脫。自後始提刀。而主四破。得志久。
宗孫將軍也。

○或勉強而行之

論行之途有必不自護者焉。蓋行以勉強尚肯有自護之念乎。此見行之不同途矣。且行道者之程途視入精神之振榮耳。故即嘿成行之原不弛性地之警猛而居安利以下者可知也。蓋又有或勉強而行之者焉。彼且提一必到之途。而又不能必其可到。獨是心力交警不勝其意境之傍徨。彼即就一可到之途。而又輒意其所必不到。獨是神魄畢勵不禁其中情之提轉。其行也。不自知其為勉強也。彼自忘其所苦耳。其行也。又止知有勉強也。彼自改其所苦耳。本來之妙理。非不躍。當吾前及以身宣証之。輒覺其隔閼而不通。惟是震而前。毋使其一蹶也。即忽而蹶。尤必欲其一前。

二
陰已
陰神矣

寄
羊
云

一句紫
得水

也。若曰：從來神聖所為之事，定屬吾人所可為之事，而何憚不置身焉？日用之天機，非不脈脈引吾趨，及以身寔體之，倍覺其沮滯而不震，惟是奮而起，毋使其一仆也。即轉而仆，猶必歎其竟起也。若曰：從來聖賢所為之事，何竟為吾人所不能之事，而安得不謂蹶焉？惟天下有必當勉強者，而斯人之進始苦矣。惟天下有必皆勉強者，而斯人之進，強矣。故入見安利者之行，似足以限彼之向彼，而孰知益以初其向性乎？則其規不若人之心乎？彼其行之，而必以勉強也。不得謂勉強之類行矣。彼其勉強而必以行也。又不得謂勉強之非行矣。故人見勉強者之行，似行之而不得行，而孰知不得行而猶行者，乃其所以行乎？則其迅不審已之神乎？蓋

其才情既已讓人，惟恃有不肯讓人之工夫，為勤脩補拙之一法。即其力量不能勝人，惟自負有必欲勝人之心神，為保前勵后之一路。誰謂安利而外，遂無行哉。

魏仲雪云：性如水，趨筆、一、敬、透。
轉筆處，其甚。

○ ○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歸大道於心。君子可近取也。蓋道不根心。不謂之大。此忠信盡君子哉。且世主平天下以道。君子平天下以心。蓋道隨施而或違。心多方而自妙。吾以為得大道者必忠信。何則。人王雖甚失德。未嘗不附規模。文具以行。而心不載於埃地。將循宣揆成陋術。人主雖甚殘民。未嘗不托公好公。惡以處。而情不迫於肺腑。即辭恤亦屬偏恩。我想道之大者。必令無一人不被德。而存一必款不自盡之心。則愉拂自觀其隱。而補救德投其會。蓋陳法往跡。無不可意為寬假。而此心獨以無可寬。而辭恤自到。道所為用之不窮也。道之大者。又不欲令一人見德。而存一必欲自致之心。則恩施於不必

息。而則順於不及。蓋流膏沛澤。無不可意為借資。而此心獨以無可借。而閔情自淡。道所為行之無救也。蓋鎖屑之私。人主所厭。理然。道正以里。蓋無遺情。而大則非中心懷來者。必不肯以九重之心。致百姓之腹。修謹之見。莫主所甚破。然道正以宇宙無疆事。而大則非寔心勤民者。必不能以坦易之理。莽敢焉之休。蓋興一利者。除一害。始於朝廷之好多。惠易見者。情易窮。壞於駕馭之無術。所以明主推誠致行。不狃任道。而良臣引君當道。先在格心。故平天下者。自平心始。

幾得真切如題而心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補工而
老釋

能自得善。所聞無非善也。夫以善求聞。何聞非善。故能擇者。自能用多者耳。且名理日布於人間。不能留不屬意者之耳。聲氣日通於宇宙。不能開不悟心者之胸。故丘之知。正在日受多聞之益。何則。人心各有偏至之論。用以發胸中之鬱。而机趣偶投。即煩言無當。而蘊忽通於性命。人心各有不磨之見。用以揭千秋之臆。而懷抱相接。即片言居要。而益已將於身心。唯吾心自懸。一能擇能從之。的而遠。昭之方。冊近代之志。林多一聞。自有一聞之精微。尚論之宗法。以彼此之校仇。而更當善之。所以無時理也。唯吾心自轉。一隨棒。造造之軸。而看宿之傳聞。委巷之俚耳。多一聞。自有一聞。

之証。依領畧之宗旨。以雅俗之參稽而更密。善之所以無漏情也。今昔不同調。心喪不同文。統一人之論。轉盼可以殊姿。倘遠送不當。則盈廷之論議。及為牽制聰明之具。或偶觸而鍾情。或習聞而厭弃。即統一人之聽。轉念可以移懷。倘向往不銳。則言者之苦心。止為一往易盡之物。蓋千里而外。嘗多意想不及之事。而窮於意者。不窮於耳。故善無羽而能飛千古而上。更多牴牾不合之見。而得於耳者。不得於心。故善無踪而自化。當時學士聽茨。爭持其門石。而森羅既富。自不借喙於机鋒。即人喜事。每怒意於紛更。而抒軸自裁。豈至受欺於曉謬。噫。當之危疑。而不驚。虛費工力而不悔。彼師心者。亦得何哉。黃久父。有異想。有別調。元卷遠不及矣。

○ ○ 悠久所以成物也

魏仲雷以為法道成字六曲暢

以成物觀至誠。愈知其無息之妙矣。夫悠久正至誠之無息也。而所以成物者。即以此妙矣。我至誠乎。且千古而有物。正以千古而有至誠也。非物之無成毀。而至誠之精神。自可以貫千古而無成毀也。試觀其博厚者。何如載物乎。高明者。何如覆物乎。而其悠久者。之於物。不可想見乎。即其悠久者。亦不過悠久乎。博厚而獨其博厚中。覺有優游不迫。與夫綿綿不輟者。其真麗之氣机。是何氣机也。即其悠久者。亦不過悠久乎。高明而獨其高明中。覺有衍之彌舒。與夫引之愈長者。其結構之光景。是何光景也。則載物不足以盡之也。覆物不足以盡之也。成物者。其是乎。物有精意。吾以觀

悠久更不必議矣

懸題快

商二法可

度取

悠久者之厚於獨物有生意吾以觀悠久者之培於衷吾不知悠久之靈氣何以照之而實與貞固之靈氣照於至誠之性中者即所以照萬物之性而取之有餘是不涸之府也吾不知悠久中之玄功何以鎔之而涵濡綿邈之玄功鎔於至誠之命申者即所以鎔萬物之命而用之不竭是無盡之藏也當其寂然不動無惚之象而有其精也無久之形而有其脉也此時物從何來而色色之品彙已於玄嘿之中值其根當其感而遂通不知其為悠而自悠也不知其為久而自久也此時物於何往而種種之形色常於淵邃之內托其神心量能收物類物類不能穷心量心境能鑄世局世局不能竟心境吁非無息之妙烏觀此乎

言忠信

節

極指通塞之狀而行之境備矣蓋如是則行不如是則不行行因有異耶嘗謂宇宙有不閉之途不程世而程心故誠偽泰而路境殊順逆異而情態備吾今未與子言行而且就行不行為子一指陳之子試觀茫茫區宇州里蠻貊盡之矣出身加民言行又盡之矣而言有根樞行有肯綮忠信篤敬又盡之矣倘其言而忠信也啓口盡衷談也倘其行而篤敬也措躬盡朴茂也不支談以驚俗俗而金石自貫不耀衆而潤剔自張而寸念傾儲傳宣承受之下誰不象其風儀吾知其灌輸真矣吾知其融通至矣雖蠻貊之邦

提挈處
此又為
步

乎。其以樞机為符券者。行之裕如矣。夫遠而蠻。蠻何論。州里是蠻。顏固州里之積也。而世之不媿於州里者。幾人。蠻顏可行。何論。行州里。是州里特言之券也。而世之不愧其言行者。又幾人。出言之不善。牴牾即在戶廷矣。矢躬之有虧。距違即在儕偶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執及其不忠信而言。當求忠信矣。及其不篤敬而行。當求篤敬矣。及其不能行州里者。而蠻顏直可行矣。吾故為子一區別之。而子亦可以行矣。

此語未嘗實。說行不遇。虛列行不行。况累全他自

德。必以此語解通。場所無

○ ○ 有一言

節。魏仲雲云。正後若及平。語若晏。取捷之何道也。勝場

約言行者。平其所施而已。蓋以已所不欲而施人。終其身誰可施者。此以知行莫約於恕也。且世之動而成碍者。皆相尋於不欲中。而攫攘未有盡也。願銷不欲者。原不必以欲。則消人之不欲者。亦不必於人矣。賜何以求。終身行於一言哉。夫終身相耦之人。非即現前相對之人乎。則唯隨所施而人皆我受也。則可以行。即可以修身行矣。此何必更言理正。恐刻以繩人。偏借理以為自寬之路。亦何必先言應正。恐侈於處己。偏借應以為及責之端。求其不言理而自適於性。不言應而相忘於往。意者其慙乎。人世所欲之事。常少。不欲之事。常多。故往。而觸而成忤。然吾人所欲之境。常忽。不

列人
雜破
此只
似

欲之境常明。故往。提而愈覺。已有何不欲。要代人而嘗耳。乃以
已代人而嘗。又欲人代已而受。此亦情之不可一日甘者矣。已於
人亦有何勿施。不過如已而止耳。乃我自如其為已。則人亦各如
其為已。此亦情之未嘗頃刻殊者矣。故終其身而主於違人。則必
有不可違者。即終其身而主於違已。亦必有不可違者。惟即以已
為照。則當体而同体之脉清。且即以已之不款為照。則去惡而聚
好之方得矣。所謂君子各安其道德之本。小人亦不爭於性命之
陰。惟此一言也。蓋人惟於拂心之事。更局而若忘。則不無相構而
藏身之所。遂覺其不廣。為其以徑心之痛。即念而旁通。則潛銷所
憾。而置身之地。遂覺其常寬。一言而行終身。非恕其孰可哉。

○ ○ 有一言

節

行有約。搢寔証之。恕而可知也。蓋不欲勿施。尚安有施而不行者。
乎。恕之一言。其於終身行也。何有。嘗謂吾人所以行於世者。此身
耳。行無時離矣。則無時離身之所款。蓋吾身有必靈之愉。佛即畢
世無不望之。乾坤而無奈世之岐人。已而異施也。於是就渾然大
通之域。設一境焉。以規已所獨便。更設一境焉。以強世所不堪。是
以兩術。搢人已也。而身遂雍。而不行。就廓然常澈之宇。揆已所款
若悅。見天下之同。而衡已所施。又忽忘不情之逆。是兩念。關終身
也。而身遂行。而旋雍。乃子貢問行。而約終身於一言。政欲合人已
而一以搢之也。夫子酌之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忽施於人。謂欲者。

行之脈也。令人之私所歆，而不行即於斯不欲者，不行之象也。唯
一人捐所不欲，而可行即於斯。子試拂己心以施人，則人皆逆為
罪。宇宙之大，幾無在有容足之區，而何以一日平施。隱隱覺往來
之甚合，則終身之開一日之憾，開之而有餘也。夫一日可以開終
身，又安得舍此而求四達之券。子倘如己心以施人，則人皆順為
受。寸念之微，覺隨處有旁流之景，而何以一日違心。在上覺神情
之忽阻，則終身之行一日之不堪塞之而無餘也。夫一日可以塞
終身，又安得片時而違道取之衡。勿謂衆寡大小所關之人不一，
彼必有一不欲之處，則獨念可參，得此而天地之憾亦平。六合所
以靈通也。蓋今古之人情淳漓異態，而唯是喜所歆，拂所施，則此

情歷世如一，再勿謂州里蠻貊。閱人之境不一，我必有一不欲之
心。則觸境可按，提此而立達之途。自造神明所以廓徹也。蓋調劑
之杌榘，融通百矣，而唯是施以欲，不施以惡，則此情隨處自若耳。
乃知叩即靈而融，即覺人已自有同原。轉所隔而証所同，終身更
無兩脈。一言可行，舍怒有他術哉。

作我則異于題，淡脫山林布衣等語，作壯而欲行，題淡脫
帝皇王伯等語，作此題淡脫狀，惡施受等語，此文只就
一言慈愛，翻美可謂法神。

孰教者
出位育
可謂一
竹精造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究一世之極應而聖人之教著矣。蓋位育非虛象也。必有以位之育之者。之教其行於天地萬物乎。今儒者一念之順一事之祥。輒異可以通玄感。而於自性之能未究也。夫能率性者。能修教者也。吾想教者。不過曰使天地寧其極。萬物若其一。胥一世而範於中和焉。則亦已耳。而試問天地萬物之中和與自性之中和。有以異乎。致之者。允其若升若沉。若散若聚之故。乘於隱微顯見而交者。即欲不潛與之。閔通而不能。凡其應慘應舒。應榮應瘁之故。觸於喜怒哀樂而應者。即欲不潛為我調劑而不得。以此時觀天地。不必其位之者若何也。而天地固自位焉。徒曰不薄蝕不童涸。此位

低昂上
有想頭
玄速可
思

之迄耳。夫五行不愆則五事克配。俯焉仰焉。而嘿已知玄黃之不
戰者。皆位微焉。倘非吾有教焉。以範其過。補其偏。盈以屯者。開之
而奮於豫者。順之。則天地豈能自位也。以此時觀萬物。不必言有
之者。若何也。而萬物固自有焉。徒曰無痲癘。無夭札。此育之迄耳。
夫性命不斷則生。終皆靈相攻相戕。而不害為洪鈞之並納者。皆
有微也。倘非吾有教焉。以節其脈。護其靈。稱於蒙者。養之。而動於
隨者。息之。則萬物豈能自育哉。吾因而思。吾生以前之世界矣。混
關割而莫位也。阜成啓而滋生也。此何與我事。第無我設施之能。
而未始不用我調燮之理。又曰。而思。吾生以後之世界矣。法象終
古不毀也。萌生終古不盡也。此又何與我事。第無我形色之用。而

未始不啻我神化之流。然後知兩間之盪為玄工。燦為靈象。皆人
志一氣一之行。而今日之清寧不壞。化生不萎。正古聖立心立命
之驗此。修道之教。而中和之寔際也。

枯一教字。雄傑俊矯。一過蹤跡。不羣。所謂洋擊鷲風雨
此文有之

○ ○ 伊尹聖之任者也

看集成句便知看伊尹尊之法

聖有在任者其覺世殊也夫聖非專主於任唯有尹而其聖即其所任見矣孟子意曰世無能任之人則唐虞而降幾不可續矣然任固不同有一人之任焉其任不過以代人而付託者輕有聖人之任焉其任則直以代天而付託者重其或心主於開世則乾坤相讓之局可自我而破而不朽之精神即送其身所相荷者以成其或心主於持世則古今未有之事可自我而起而一姓之絕迹即送其念所仔肩者以見是所謂聖之任者也而伊尹是惟聖人不欲以一心之覺成舉世之迷故一身之局可結正恐六合之屯蒙未啓則一身總未知寧所尹雁以身遠而心偏切也此

絕不倒
說

三老矣。惟聖人必欲以衆人之覺。舉一
手。故一已之大。負可什第。恐千古之幾希。欲斷則一已尚未
有完日。尹所以已大而世及小也。此其聖正。非徒以清醒為絕跡
者矣。人或謂氣魄之所持。何當於聖。不知思惟一盡。即氣魄亦莫
非心靈之極。又或謂勲業之所期。何當於聖。不知性命一通。即勲
業亦無非道德之宗。彼其兩朝之氣運。以一人扶。再世之統系。以
一人接。是豈有勉焉者乎。則由今追想其聖。固不必別尋思勉之
忘於氣魄之外。且其帝王之脉絡。以此身禪。夫婦之痾瘵。以此身
解。是豈非性之者乎。則由今追論其聖。固不必別言性命之微。於
勲業之餘。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